

回到传统的归途：西班牙建筑遗产保护与托雷西亚斯在历史环境干预中的诠释性话语

A Return Trip to Traditions: Architec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Spain and the Hermeneutical Discourse in Antonio Jiménez Torrecillas' Intervention in Historical Environment

陶哲明 | TAO Zheming

中图分类号: TU-20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 (2024) 02-0052-10

DOI: 10.12285/jzs.20230105001

摘要: 建筑师扎根一地的具体实践具有启发意义。本文梳理了西班牙建筑师安东尼奥·希门尼斯·托雷西亚斯实践中与介入历史空间和建成环境相关的话语及其土壤。他的实践受到了西班牙建筑和遗产干预历史中螺旋发展形成的多个传统的影响。他观察、反思和诠释乡土建筑：通过比较格拉纳达本土和相似环境中的乡土建筑，发展出对传统—当代—未来的关系和价值的认知框架，阐明了一种建筑实践方式：将建筑看作一种可被感知的社会交流系统，由共同参考和基于直接体验的个人参考相互滋养形成。同时，他以敏感的方式来调和遗产干预中遇到的价值冲突，让传统和遗存的价值在景观中获得适合的表达。他的观察、思考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也是他对其勾画的实践方式的诠释。

关键词: 安东尼奥·希门尼斯·托雷西亚斯、诠释学、遗产干预、传统和当代、乡土建筑、直接体验、参考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a local-rooted architect is instructive for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Literature and case studies sort out initially the discourse and its ground in the practice of Spanish architect Antonio Jiménez Torrecillas in relation to intervention in historical spaces and built environments. Torrecillas' practice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tradition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in the spiral of the history of Spanish architectural and heritage intervention practices. He observed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and made reflec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in Granada and in the environment of similarities, clarifie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dition, the contemporary and the future, articulating an approach to architectural practice that sees architecture as a communication system built on the mutual nourishment of widely perceivable collective references and individual references based on non-transferable experiences. At the same time, he reconciles the conflicting values encountered in heritage interventions in a sensitive way that allowing the values of tradition and physical remains to find a suitable articulation in the landscap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observational reflections and his practice is also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way he sketches an ideal practice.

Keywords: Antonio Jiménez Torrecillas, Hermeneutics, Heritage intervention, Tradition & contemporary,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Direct experience, Reference

在历史信息丰富的环境中建造是建筑实践的常态。建成遗产的利用方式也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改变，诠释方式也在变化。时常发生的遗憾是无意识的价值破坏，另一种遗憾则是价值无法得到适当的利用和表达。建筑师在面对多重价值、历史信息、技术和集约的需求时，如何让干预的可能路线显现？这是无法给出通用答案的问题。

除了探寻自身所处生活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传统、当下和愿景，来自世界其他角落的个体在其所处现实中的工作往往也是具有启发性的。跨越时空的交流在偶遇、理解、误读和重新发现中一直进行着，推动着观念的螺旋发展。

西班牙建筑师安东尼奥·希门尼斯·托雷西亚斯 (Antonio Jimenez Torrecillas, 1962—2015) ^①

作者:

陶哲明,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工学硕士,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工业设计工程硕士。

录用日期: 2023-08

是西班牙当代建筑师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他的实践涉及遗产干预及其在景观中的表达。他在博士论文《归途：在风土中探寻当代性》^[1]中对风土建筑的当代价值进行了探讨，这也是理解他的实践的重要对照。在论文的序言中，托雷西亚斯直言其目的是通过对群体智慧的探寻来认识自我，^[1]“风土智慧带给了我最多的影响。”^[2]一种可感知的敏感和他的实践相互塑造，这种敏感性的来源可能正是浸润在风土传统和当代建筑实践环境中的个人视角。“不完美的现实胜过完美的乌托邦”^[3]。在几代建筑师实验和思考形成的多个传统的影响下，托雷西亚斯的观念也在开放的实践环境中逐渐形成。他的写作、档案和实践项目提供了互相对照的参照系。

一、现代的传统，传统的现代

西班牙的现当代建筑和建筑传统一直密切相关。在 20 世纪西班牙建筑师对现代化的追求中，传统和先锋性都有重要位置。以阿尔罕布拉宫为代表，建筑遗产在时代变化中更迭留存下来，为现代保护意识出现后的建筑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和研究对象。随着旅行的便利和普及，西班牙建筑师去到乡村挖掘风土价值，风土建筑 (La arquitectura popular) 和西班牙村庄 (Pueblo Español) 的概念也伴随着 20 世纪前叶建筑师们对“现代的同时也是西班牙的建筑”的追问有所发展。对风土的探索在世纪中叶逐渐变得普遍 (图 1~图 3)。在二战后对现代性的重新发现过程中，人们认识到风土的抽象转译可能，其类型意义凸显出来，以何塞·安东尼·科德尔奇 (José Antonio Coderch) 和里卡多·波菲 (Ricardo Bofill) 为代表，建筑师们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实验。

里欧波多·托雷斯·巴拉瓦斯 (Leopoldo Torres Balbás, 1888—1960) 是将西班牙遗产保护纳入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主持了阿尔罕布拉宫的保护工作，并参与了 1933 年《雅典宪章》

的讨论制定。他重视建筑作为庇护所的基本功能，反对风格化修复，倡导在干预前进行严格的历史和考古判断，认为合适的继续使用可以使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4]。他借由解决屋顶排水问题的契机将狮子庭院 (Patio de los Leones) 凉亭恢复到了排水组织更加合理的摩尔样式，利用格式塔原理对帕塔尔宫 (El Palacio del Partal) 进行干预，对门廊的恢复兼顾整体表达和真实性的细部分辨 (图 4、图 5)。在遗产和环境的关系上，他和卡米洛·西特 (Camillo Sitte) 持有一致的观点，反对将遗产从建成环境剥离出来。他进一步将建筑和环境

的关联性延伸到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现实。早期受到马德里建筑学院和历史学家马努埃尔·戈麦斯·莫雷诺 (Manuel Gomez Romero) 的影响，巴拉瓦斯有扎实的历史和考古学功底，并意识到旅行和记录对获取知识和自我教育的重要性。他也在教育下一代建筑史学者时强调旅行、归档和批判，以及个人对环境中的建筑的直接经验^[5]。

巴拉瓦斯的学生，建筑史学家费尔南多·楚埃卡·戈伊蒂亚 (Fernando Chueca Goitia) 在 1952 年召集了一次重要聚会。一群建筑师^②在 10 月 14—15 日来到格



图 1: 格拉纳达省风土农业建筑



图 2: 格拉纳达省风土建筑



图 3: 西班牙白墙



图 4: 巴尔瓦斯修复前的帕塔尔门廊



图 5: 巴尔瓦斯修复后的帕塔尔门廊

拉纳达，以阿尔罕布拉宫为研究对象，对合适的历史参考和西班牙建筑学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巴尔瓦斯在阿尔罕布拉宫保护工作的继任者弗朗西斯科·普利托·莫雷诺 (Francisco Prieto Moreno) 对阿尔罕布拉宫进行了分析讲解，建筑师们分为四组讨论了其现代意义：形式、建造、庭院和装饰。楚埃卡组织了对共识的整理编写工作，并在1953年形成并发表了《阿尔罕布拉宣言》(Manifiesto de la Alhambra)。这份宣言脱胎于建筑师们对阿尔罕布拉宫的现代凝视，回归到建筑学品质，将阿尔罕布拉宫视为各个部分和地形有机组织连接的整体，肯定了建造对材料的忠实和非叙事的装饰对结构的尊重，确认了庭院景观的价值。“谨慎的现代”的共识变得清晰，特别是关于新的建设与建成环境的关系：从现代对视觉艺术的理解出发认识传统；从场地出发，融入历史环境，注重体量、空间、路线和视线构成关系，关注材料及其处理，将庭院建筑作为重要的类型参考^[6]。这份宣言可以说代表了二战后西班牙建筑师们对传统的兴趣和实践方向。

20世纪50—70年代，旅游业的兴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传统文化和遗产保护得到了更多重视，西特的城市设计艺术被重新解读。在风土建筑的研究热潮中，建筑师们收集和整理了西班牙各地区的传统建筑形式，为以后的城市和乡村的建设更新提供了大量可参考资源。有代表性的是卡洛斯·弗洛雷斯 (Carlos Flores) 编写的五卷本巨著《西班牙风土建筑》(Arquitectura Popular Española)^[7]。这一时期建筑师也进行了大量的乡村建设实践。

20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在西班牙的再次“重新发现”依然与关注传统和遗产保护密不可分。1979年，法定的遗产保护权被移交给了各地方自治区。作为补充，《1985西班牙遗产保护法》(Ley 16/1985 de Patrimonio Histórico Español) 延续了1933年的法律与国际共识的保护原则。巴塞罗那馆的重建也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肯尼思·弗兰姆普敦 (Kenneth Frampton) 和伊格纳奇·德·索拉·莫拉

雷斯 (Ignacio de Solá-Morales) 在纽约举办的展览将西班牙建筑带到了国际舞台。莫拉雷斯将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建筑实践描述为“一种隐退”“寻找古老的，具有折衷性的来源”。西班牙建筑师们没有从20世纪60-70年代主流的“技术和形式的乌托邦”中受到太多影响，而对物质文化的现实更加感兴趣；“即使是最先锋的做法，也对先锋的幻觉保持警惕。”^[8] 现象学和诠释学也开始深刻地影响了建筑学教育。莫拉雷斯在1987年还将詹尼·瓦蒂莫 (Gianni Vattimo) 的弱本体论 (weak ontology) 引入了建筑学，提出弱建筑 (weak architecture) 的力量正是由于其在姿态上不是侵略性和处于支配地位，而是切入性的和弱勢的，如同考古学碎片形成叠加系统的结构过程；不同于视觉中心位置、表现性视觉结构的统一和不可移动性带来的纪念性，这种“弱勢”带来的纪念性“源自被体验后的挥之不去的记忆”^[8]。

在全球化和经济繁荣的背景下，旅游业的发展激励地方深挖本地文化和历史价值。全球化的影响也直接来自经济层面，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后，西班牙通过审批的纯新建项目逐步减少，伴随而来的是建成遗产活化利用项目的井喷^[9]。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更新明显受到了遗产保护体系和理论思辨的影响。托雷西亚斯在阐述赫尼尔宫地铁站的思路时引用了两个更新案例^[10]：何塞·达洛卡·布洛诺 (José L. Daroca Bruño) 在马拉加设计的码头广场地下车库，古城墙被保留下来并直接暴露在车库中；米拉莱斯 (Enric Miralles) 在巴塞罗那设计的圣卡特琳娜市场 (Mercado de Santa Caterina) 建立在遗产之上，新结构和保留的遗迹、外立面以及桁架并置形成了有机的整体。遗存、基础设施和新建筑共生的城市景观片段在西班牙已是常见，失去实用价值的遗存作为大概念的“地景”中的考古切片得以原位保留和诠释，很多遗存虽然自身不直接担负经济目的，也能被纳入到日常维护的过程中，人们无需刻意探访也有可能在日常生活环境中时常与之相遇。

1992年一代以及之后的建筑师在中心城市完成学业后，扎根一地实践成为一种常见选项。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专业建筑杂志的影响力逐步扩大。西班牙建筑师在实践之外教学、写作、相互采访，也参与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过程中的作品也在出版范围内^[11]。具体实践的个体形成了活跃的社群，并能够相互获得滋养。格拉纳达的本地杂志《边缘建筑》(Márgenes Arquitectura) 由阿尔伯特·坎波·巴埃萨 (Alberto Campo Baeza)、托雷西亚斯等建筑师和建筑史学家胡安·卡拉特拉瓦 (Juan Calatrava Escobar) 参与编辑，定位上立足于从本地视角出发，关注遗产利用、更新和当代文化的主题。

二、遗产、干预和诠释

进入21世纪，遗产保护从“管理遗产的变化”向“管理遗产的延续性”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现象^[12]，这和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不无关系，一方面是对文化和价值多样性的承认；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对合作中混杂的视角和信息的谨慎态度^[13]。“管理延续性”也为适应性再利用 (adaptive reuse) 的不同方式创造了空间。当新的利用方式要占据历史环境时，可接受的功能置入和技术策略就非常关键。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干预者对具体情况有深入了解和梳理，而只有理想状况下档案资料才是丰富并保存良好的，这对于干预和诠释来说时常是无奈的。

在干预实践中，梳理遗产核心价值是具有挑战性的。准则和法规条文也存在着多种解读和误读的空间。遗产的多重价值和发展策划会让多种立场和矛盾显现。在由此引发的对干预和诠释成果的讨论中，保护法规和准则也会成为各方可利用的工具，对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不同诠释往往不会在争论中缺席。这种情况也伴随着西班牙的遗产干预实践，巴尔瓦斯对狮子园的干预、巴塞罗那馆的重建、萨贡托罗马剧院的干预在完成时都引发了一定的争议。托雷西亚斯对阿尔拜辛城墙和恢复和周边

环境治理也遇到了利益相关方的舆论压力，公共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围绕遗产保护法第39条^{③[14]}关于重建的界定展开，托雷西亚斯需要引用巴尔瓦斯对帕塔尔宫的修复方式进行解释^[15]。他也注意到了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干预柏林新博物馆时的处境^[1]，体量补全、新旧对比关系和材料操作引起了争议，质疑的声音认为相对简洁的补全体量和材料运用与新博物馆的规格不匹配，学术界也一时存在着两极化的观点。

托雷西亚斯对真实性和诠释问题是敏感的：借由桌子的概念和具体桌子的差异，他对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做了一种当代解释，最终落脚在一组关系上：概念和多个具体形式经验的细微差别，找到共同性的概念成为理解的关键^[1]。关于遗产，他认为建筑在不同社会时代中幸存下来的能力和各个时期的社会常识有关，“没有现时意义的过去很难对我们产生影响，是我们当代的敏感奠定了过去的重要性并优先倡导其价值。”^[1]卡拉特拉瓦将托雷西亚斯的职业生涯描述为一种诠释学的实践，这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16]。对托雷西亚斯来说，“当代”的概念十分关键，认识当代却是无法仅仅依靠身在其中就完成的。

遗产干预项目是多方合作博弈促成实施方案的过程，不论是何种方法，干预首先是从其所处时代出发的历史编纂和营建行为，并为类似情况提供价值判断和实操的参考。阿洛伊斯·李格（Alois Riegl）在区分遗产价值时注意到了要区分原作者的意图和当代人的意图。历史学家本尼迪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所有（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要求历史学家对其所生活时代的视角有所察觉。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视域融合”也在实践层面提出了类似的要求，认为人的视角不可能抛开长久形成的传统和自身生活经验的浸润。瓦蒂莫把存在解释为历史—文化的发生，实体一次又一次地被人及人所接触的视野建立和转变，这样理解才能把存在与

存在区分开来。除此之外，对于建筑师而言，融合其他学科和利益相关者的知识和信息也是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对即将发生的干预措施的定位，从未来的角度认识其在时间维度上的局限性。地景作为历史碎片叠加效果的承载结构，给予了建筑师细致分辨和分析定位的线索，并允许许多种理解的存在。托雷西亚斯显然和很多建筑师一样，都关注地景的价值，可以感受到的不同是一种诠释性姿态和对具体性的关注，并试图形成不一样的方法论：承认个人认知的局限性，把地景作为容纳和表现（自然和人文）历史碎片的结构；幸好诠释学的方法论本质上是实践性的，承认个体感官直接体验的必要性，视野的建立和转变对个人体验也有实践要求。

三、归途：一种诠释学话语

托雷西亚斯的《归途》以人的动物性和建造的工具性为起点，通过对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和具有可比性的地区的风土建筑和景观的图像再现和诠释，构建了一组文化景观的形成一个体—群体—地方的关系。这本分为上下两卷的册子实际上有两个结构：

其一是三段式的文本结构体现的认识过程：“观察和反思的知识”——“比较的知识”——“从风土中探寻当代性”。观察环境和对象是按照“本地—旅行—回到本地”的过程铺开呈现的，和第一章的框架性论述相对应，形成一个叙事：人在其生活的时代、地点和群体形成的交流系统中定位自我，由此塑造的个体和其他个人和地点的文化相遇，从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现象中意识到原本习以为常的自身生活世界的特征，对本地的交流系统有了新的发现和理解。对一般性的附近的捕捉，旅途见闻和聚焦本地的生产性风土建筑晒烟房的探索过程即是这样一种诠释学方法论在文化地理研究中的实践，共同参考顺理成章的成为个体参考的前提。

其二是三分的视觉结构呈现的分析示

意。作者书写的文本、引用文本和照片档案在版式呈现上是可以独立归档的，再通过篇章形成意义上的结构。内容上既支持分别阅读单独呈现的对象和来源，聚焦对象，又可以从相互对照中获得全貌和更加完整的体验（图6）。

1. 作为交流系统的参考

托雷西亚斯聚焦物质文化，他在多个场合都表达过一个认知：“格拉纳达在本质上讲是一个景观”^{[1][2][17]}（图7）。

风土串联起建造和一地文化景观的形成。通过回应需求、舒适度和直接接触环境的形成关系，一个地方的人们发展出有特征的仪式、行为方式、物质文化和社会常识，社会对现实形成共性的认知，共同参考是“社会中个人建立交流系统”的需求。具体到建筑问题上，共同参考意味着回应需求、地点、物质性和模式，以最常见的表达方式呈现共同的经验。当建筑作为个体所做的集体表达时，它是一个社会在其时代的行为和礼仪的代表，随着新功能的出现或者社会可满足的舒适度的变化而改变，成为常识的一部分。“在社会没有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人是很难放弃已经获得的舒适度水平的。”关注共同参考也是对一地已有价值和对社会普遍需求的有效回应方式的发现，试图避免过分一般化、生产过剩和不必要的浪费^[1]。

这个交流系统中，个人通过和他者的联系和比较认识自己和世界，个体的直接体验本身是很难传递的，重视共同参考也是为了更好地发现和描述细微差别。在全球—地方这对文化关系中，这种定位也是通过个体在不经意的偶遇、确认相似的特性、意识到细微差别的过程中累积交织形成的，个人参考也因此让个人能够更敏感地代表群体表达和转译^[2]。正是直接体验的不可传递，让个人参考也需要被重视，个人参考中往往包含了对能够引起共鸣的体验的筛选和艺术再现（图8）。



图 6.《归途》中的摘录页

2. 传统的当代性

上文提到的这种偶遇可以指向初次遭遇时的心领神会，例如巴拉甘访问阿尔罕布拉宫、托雷西亚斯在豫园的经历^[1]；也可能引发对技术选择和应用问题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托雷西亚斯的关注方向与他对安达卢西亚资源匮乏的认知关系密切，正如他在赞美埃拉迪奥·迪斯特(Eladio Dieste) 集约而实用的创造力时提及的一样^[18]。在《归途》中，他赞美风土建筑建造者们的乐观天性，将限制视为机

会。聚焦格拉纳达的晒烟房章节的副标题是“当稀缺主导建筑”^[1]。他所关注的晒烟房是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安达卢西亚的农工业生产变化大量出现的，并且材料和建造方式也随本地农工业变化而变化^[4]。晒烟房并不是建造完善的对象，“是当代的敏感赋予了其建筑学和美学价值”^[5]。与回应需求、舒适和工具性条件相比，纯粹以艺术角度出发并不能真正理解传统。真实的传统是每个时代的人以其时代和地方的方式理解生活和建造^{[1][19][20]}。

风土建筑为托雷西亚斯提供了回归本



图 7: 干预项目在格拉纳达地景中的位置
1. 阿尔拜辛城墙缺口 2. 胡安·格雷艺术中心 3. 卡洛斯五世宫 4. 赫尼尔宫地铁站

质的视野。这既是由专业教育带来的机会，也反过来成为对专业的反思：当代建筑师有着对表达的过度渴望和接受建筑教育规范后对理论的信任惯性。理论化是为了思考，遗产保护的准则是为了协商，它们也都需要能够容纳现实中的具体和复杂。风土建筑恰好提供了剥离掉过于迂回的文本结构和修辞的机会。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视域融合，两种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包含的交流系统给予了建筑师进行相互比较的可能，从而更好地认识专业的可及之处。

四、继承、演化和传递^⑤

价值的体现必然是需要具体载体的，具体到建筑遗产中关乎范围界定和尺度，视域的拓宽让干预者有机会在不同的层面和尺度表达相应价值。托雷西亚斯借由对在地景中的风土建筑的研究阐明了一种认识：当代性是不同历史碎片作用的产物，居住者所处的景观就是这一过程的物质体现，建筑师因此自带诠释者的媒介责任。建筑师在此时需要介入当代建成环境的定位系统，这体现在关注对象在景观中的表达和对关系的具体把握，促使建筑师回归到对地点特征的挖掘、信息和材料梳理以及技术引入方式的关注和思考。托雷西亚



图 8:《归途》内页, 上: 一处晾烟房的材料细节; 下: 采石场的片麻岩堆叠

斯为卡拉特拉瓦主持的研究《建筑和文化的当代性》所写的文章着重讨论了在干预过程中的技术基础,“明显的技术限制成为创造吸引力的出发点,因为它们在工作路径的开始,往往导向丰富的新的解决方案”,深思熟虑的“操作总是当代的”^[17]。

在卡洛斯五世宫的干预中,托雷西亚斯描述了建筑(遗产)的三个使用层次,在他的其他项目中也可以发现这种层次感:建筑作为一份可由每一代人进行解读的历史文件,作为对文化价值的支持,作为确保其自身持续使用的设施。作为设计

构思的具体化,建筑涉及一个项目的实施,受制于支配它们的历史进程节奏,记录下了“形式的历史”和“自身的历史”。建筑的历史分析需要区分和科学记录每个建设阶段的贡献。出于“长期框架”的考虑,一个建设项目也是遗存承载的意义链的一环,保护物质结构和其对建筑形式的贡献尤为重要;需要避免从短期出发考虑决策,这有可能损害物质结构和文化意义上的价值。建筑物没有用途会失去维护,如果既有建筑要适应新用途,其结构就要适应新用途,适应要求在技术上做出适当

反应^[21]。

通过把握好不同观看位置和距离下的抽象和细节水平,托雷西亚斯试图在景观中协调和表达地点的空间位置带来的特征和遗产的整体性。同时起作用的还有由位置决定的视觉联系,往往会和体量以及路径的规划联系在一起。历史信息经常作为一种有限和杂糅的资源出现,工作的焦点依然是范围、边界和信息等基础条件的界定和梳理。托雷西亚斯利用积累的图像参考来理解相似的情景,图像并不一定是本地的,而是一组具有共性的档案,可以在其作品中发现这些被内化的档案的再现^[2]。托雷西亚斯将新的介入作为当代诠释所做的注解信息呈现,配合对体验的策划,对物质载体层面的处理表现为对整体环境中的体积、重量、厚度、缝隙和表面处理细微差别的梳理,形成画框效应,显化遗存的特征^[22]。通过控制物体表面所提供的信息密度,信息密集部分能够吸引体验者的注意力^[23]。托雷西亚斯重视在物理层面上的分离,只要这种分离是可能的。按照需求,分离带来的内部腔体时常也是容纳适应性技术设备和管线之处。分离也是对可逆性直接透明的回应。“限制也是机会”的风土智慧启发他能够回到基本问题,以克制和集约的方式构思和实施。

阿尔拜辛的一段城墙因地震倒塌,托雷西亚斯恢复了其体积的连续性,这种表达是地层层面上的。在现场可以看到地震留下的缺口和残余的墙基(图9),错位而设的充满孔隙的空心墙使这个大缺口被注意到。新墙的基础与遗存的墙基进行了物理隔离,新结构的两端和相邻的城墙单元保持了明显的距离(图10)^[24]。

胡安·格雷罗中心改造后的屋顶形式并没有影响人们在其所在狭窄巷道中的体验。平面布局、保留的柱子、螺旋游览的体验都暗示了大楼原来围绕中庭展开的空间结构。攀登到新设计的顶层后,注意力被吸引到巨大洞口面向的大教堂,其位置特点显现出来。支撑上层空间的结构和支撑第一和第二层的原始结构是两个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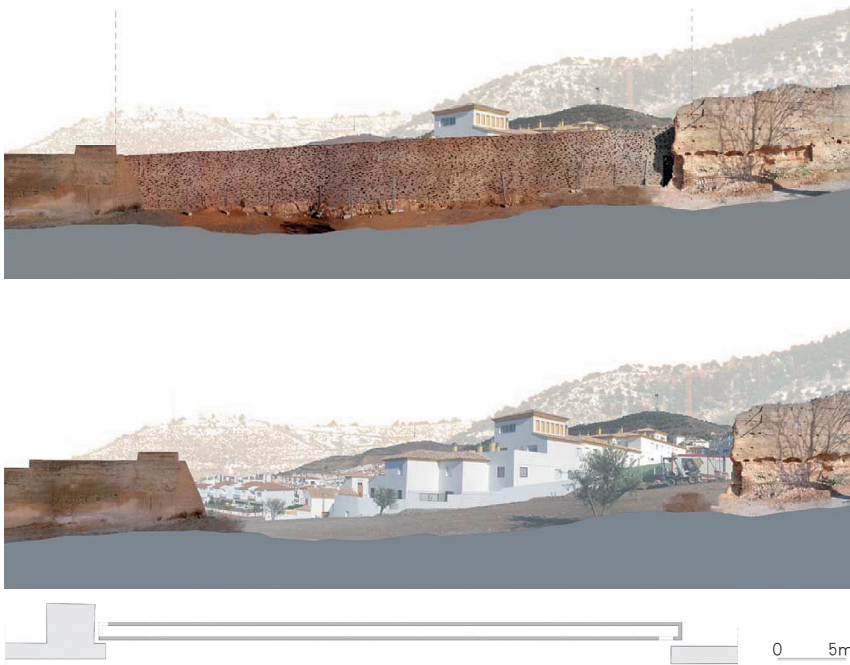


图9: 阿尔拜辛城墙干预的平面图和干预前后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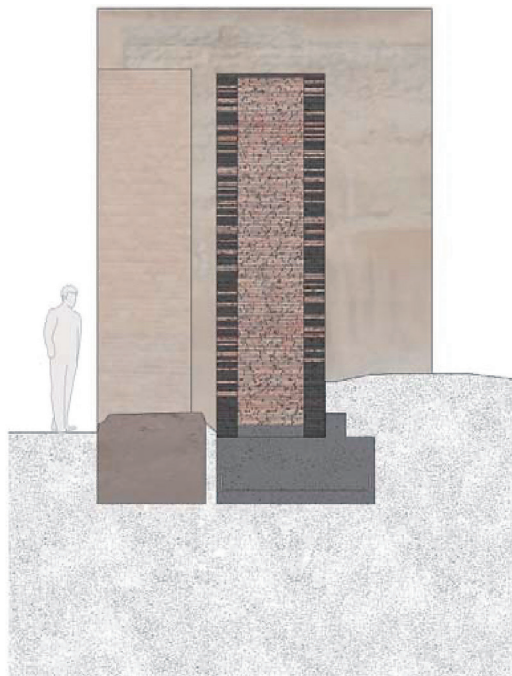


图10: 阿尔拜辛城墙典型剖面, 新墙的基础和遗留的墙基分离

这两个系统在老立面的内侧联结在一起, 立面内侧也是容纳设备系统的位置^{[4][16]} (图11~图14)。

在卡洛斯五世宫, 参观时看到的外部全景是由其巨大的方形体量和洞口的韵律决定的, 从这些矩形和圆形洞口射入的自然光被注意到 (图15), 经过均匀柔化后用于塑造室内展陈的光环境。插入结构的高度和厚度传达了展览功能层和建筑旧墙之间的关系, 同时使得展厅的双层高度被注意到 (图16)。垂直墙体被认为是不可触碰的, 20世纪建造的天花和屋顶以及形成的屋顶空间被看作是可以触碰搭接的部分, 用于加强结构整体性, 新的墙面和地面之间留了明显的缝隙, 内外两层结构之间的腔体容纳了满足当代博物馆要求的空气循环、电路和照明系统 (图17), 富有特色的洞口自然光和隐形的人工照明得以相互配合^{[4][19][24]}。

在韦斯卡尔 (Huéscar), 瞭望塔的具体体量和形式已经无法准确考证, 塔和粮仓的遗存也淹没在现有城市肌理中 (图18)。而在景观尺度上, 一些特征是相对稳定的: 托莱多教区档案和恩塞纳达侯爵地籍中的全景图 (图19, 图20) 以及现在的景观表明了教堂在不同时期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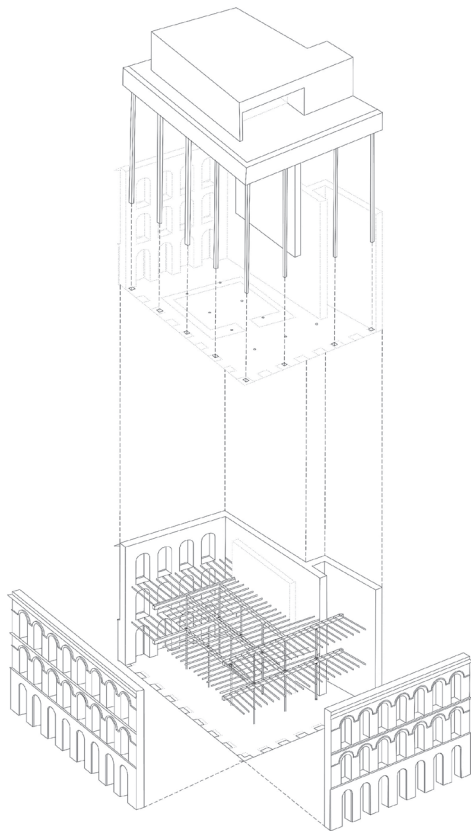


图11: 胡安·格雷罗中心结构爆炸图



图12: 胡安·格雷罗中心和大教堂的位置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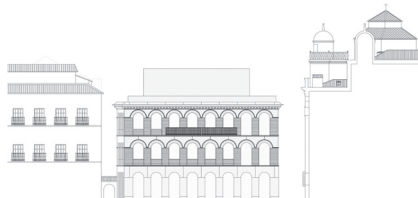


图13: 胡安·格雷罗中心立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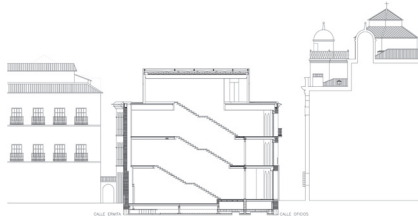


图14: 胡安·格雷罗中心剖面图

景观中占据主体地位。修复后的瞭望塔分为上轻下重的两部分体量, 在景观中保持最小的存在感, 下部实体体量基本遵循了现有的体量高度。教堂依然保持其在景观

中的支配地位, 诠释的方式转向在瞭望塔的位置提供了一个唤起攀登和远眺全景的体验。通过主体和入口门厅的体量之间的窄巷道, 瞭望塔的体量被从黏连的肌理



图 15: 卡洛斯五世宫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室内光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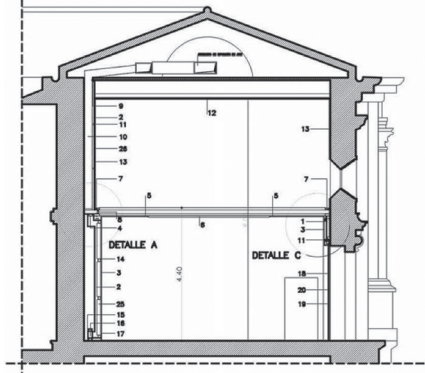


图 17: 卡洛斯五世宫干预项目典型剖面图, 显示了置入结构和现有结构的搭接关系以及设备的植入位置

中剥离出来, 同时又保持了肌理的完整(图 21)。体量和表面处理与历史信息的准确度和颗粒度相对应: 瞭望塔下部实体部分平坦的表面成为罗马时期遗迹的背景和画框; 塔的上部和粮仓外墙缺失部分是用形式简单的轻质木格栅尺度承重结构建造的(图 22), 粮仓的木质板条和钢筋混凝土楼板暴露在外, 相互咬合搭接, 保留下来的罗马砖石和粮仓的原始结构也因此能被注意到^{[2][4][25][26]}。

在赫尼尔宫地铁站中, 蓄水池在地下空间中的漂浮状态正是为了保证其被发现时的确切物理位置, 这被认为是对遗存的最大尊重, 也直接塑造了整个站点的体验。为遗产诠释暴露挖掘和桩基土层信息、幽暗的空间和引入顶部自然光的操作都表达了地铁站、水池、考古现场作为挖掘空间的本质(图 23~ 图 25)^{[3][9]}。

在罗塔住宅中^⑦, 原有美式住宅的墙体和场地中的树木主导了空间规划, 既有墙体成为新建筑的核心, 新的墙体与之并置并延伸, 和本地气候和生活传统不相容的美式住宅结构融入到了本地的庭院生活



图 16: 托雷西亚斯干预后的卡洛斯五世宫内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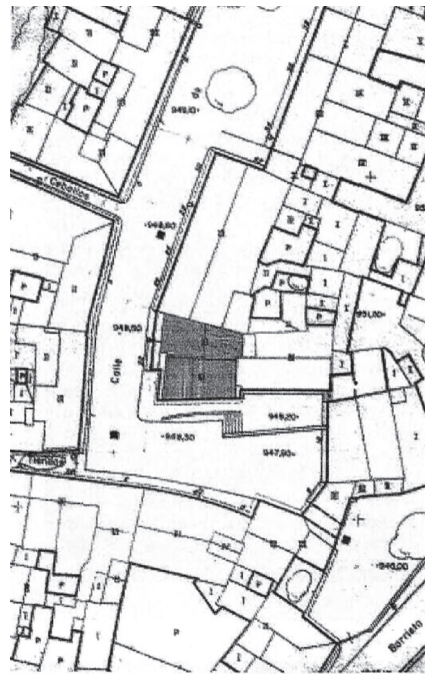


图 18: 干预前的韦斯卡尔城市肌理



图 19: 托莱多教区档案中的韦斯卡尔全景



图 20: 恩塞纳达侯爵地籍中的韦斯卡尔全景



图 21: 韦斯卡尔瞭望塔和谷仓一层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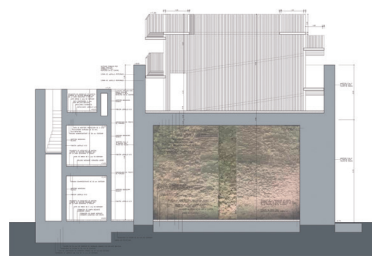


图 22: 韦斯卡尔瞭望塔剖面图

中(图 26、图 27)。不同于老墙表面带来阴影的凹凸纹理, 新的白色墙体表面光滑, 一层空间略高于老墙, 使其变成了一种相对的前景^[3]。

作为诠释结果的整体在物理上是清晰、真实和可剥离的, 只要情况允许, 原功能

结构依然承担其功能。托雷西亚斯的干预整合了特定条件下可调动的材料和技术手段, 形成有机整体固定在景观中。我们可以对他对历史信息的回应中看到一个模式: 在具体地点生活的隐性知识被再次发现并且梳理呈现, 并给未来留有余地, 从而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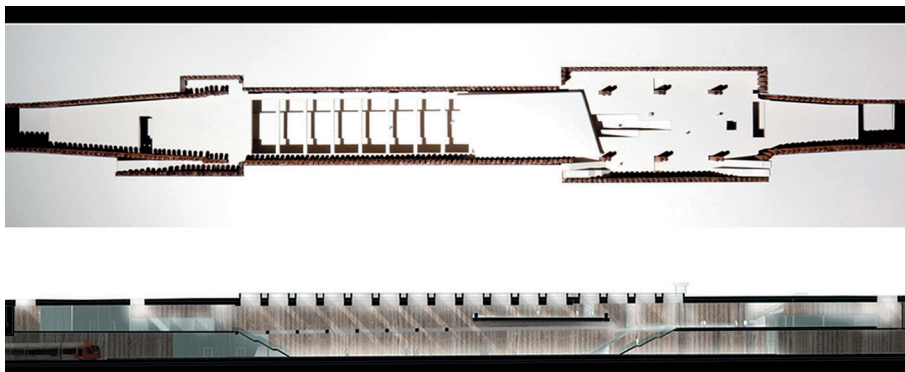


图 23: 赫尼尔宫地铁站模型俯视图和长剖面: 悬浮的水池遗址



图 24: 赫尼尔宫地铁站横剖面: 表达了遗址和站台的关系 图 25: 站厅层楼梯前层看向遗址和站台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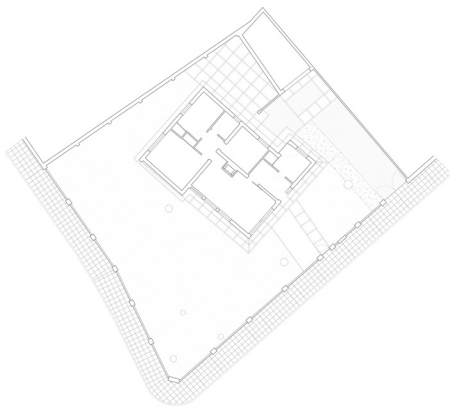


图 26: 罗塔住宅一层现状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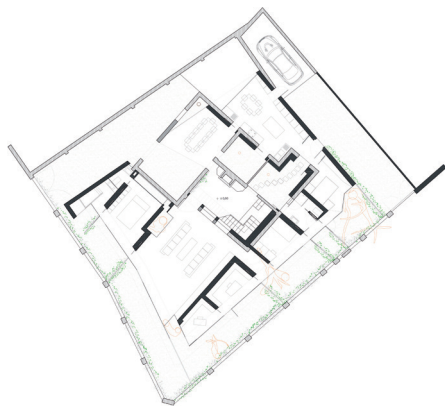


图 27: 罗塔住宅一层设计平面图

延续性进行管理, 对表达的渴望和对理解和转译的渴望是一致的。我们看到了具有“长期”历史的例子产生的效果: 卡洛斯五世宫, 托雷西亚斯为展厅所做的适应性改造被认为是几个世纪建造史在当代的最后一块拼图; 以及按照现代标准最“临时”的例子: 满足农业生产过程的晒烟房, 它们可能随着产业和技术的改变而消失。它们都是建筑传统的一部分。“景观成为传统的纪录片”, 值得反复仔细观察。

五、结语

托雷西亚斯受到了多个传统的影响, 这也是西班牙现当代建筑不断“重新发现”的延续。我们既可以看到巴尔瓦斯一个世纪前的思想遗产的影子, 关注对象、方法论和与现实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 不变的是对档案、旅行和个人知识的重视; 也能看到阿尔罕布拉宫的演化过程、卡洛斯五世宫长期的间歇性建设以及最讲

求工具性效果的风土建筑的启发。他深刻认识到不变的传统既是从其时代出发认识传统并以此为基点实践, 而当代的要求包括了更多考虑未来的可能。他在《归途》开篇列出的人物则代表了一些现当代传统的源泉。

同时, 作为一个长期在一地生活和观察的社群内部成员, 托雷西亚斯发现了专业视角的局限性和介入一地的可能方式。毋庸置疑的是, 转译者的敏感是建立在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相互说服之上的。对物质文化的关注帮助建筑师形成了实用的语料库和整合框架。

在有诠释学自觉的方法论下, 托雷西亚斯的干预是具体和创造性的。他聚焦“关系”和它们的表达, 这是一条缝合景观多个层面和碎片的线索, 从体积到细节。干预结果在景观中的表达可以以多种方式体验, 这也是诠释性的方法与强调概念/风格的方法的天然区别。它体现当代对遗存价值的判断, 但不提供对传统的盖棺定论。

托雷西亚斯在每个项目冗长的合作者名单中承认了不同领域个人的智识贡献, 遗产干预是不同背景利益相关者协商合作的当代建造行为。建筑师个人印记表现为一种参考和交流在积累沉淀后的语言学笔记, 一个语料库和语体档案, 这也为个体经验在干预项目中的贡献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式: 作为向使用者的多种体验开放的参考, 它们既是共同的也是个人的。

[感谢 Igor Demchenko 博士在遗产保护理论方面提供的帮助, 探讨和信息, 感谢安东尼奥·希门尼斯·托雷西亚斯工作室, 《边缘建筑》主编 José Miguel Gómez Acosta 先生和 *El Croquis* 编辑部提供部分图片及其授权]

注释

① 托雷西亚斯 1988 年毕业于塞尔维亚大学, 早期与胡安·多明戈·桑托斯 (Juan Domingo Santos) 合作实践, 与路易斯·巴拉甘 (Luís Barragán Morfín) 和罗杰里奥·萨尔莫纳 (Rogelio Salmona) 相遇, 汇编了乌拉圭工程师埃拉迪奥·迪斯特 (Eladio Dieste) 的作品, 担任了《边缘建筑》杂志的编辑, 在格拉纳达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和教学，到世界各地访学。随着何塞·格雷罗中心 (Centro José Guerrero) 的成功，他在新千年进入了一个实践更“活跃”的时期。在他的众多工作中，包括卡洛斯五世宫 (Palacio de Carlos V) 的利用，Alto Albaicín 城墙的恢复和周边景观的治理，Huéscar 的瞭望塔和谷仓的恢复，格拉纳达 Alcázar Genil 地铁站在内的一些干预项目受人瞩目^[2]。

② 与会建筑师: Rafael Aburto, Pedro Bidagor, Francisco Cabrero, Eusebio Calonge, Fernando Chueca, José Antonion Domínguez Salazar, Rafael Fernández Huidobro, Miguel Fisac, Damián Galmés, Luis García Palencia, Fernando Lacasa, Emilio Larrodera, Manuel López Mateos, Ricardo Magdalena, Antonio Marsá, Carlos de Miguel, Francisco Moreno López, Juana Ontañón, José Luis Picardo, Francisco Prieto Moreno, Mariano Rodríguez Avial, Manuel Romero, Secundino Zuazo, José Luis Aranguren.^{[6][7]}

③ 西班牙遗产保护法第 39 条规定，如不是采用原始材料和技术，禁止重建。而争议在于对重建的界定^[14]。

④ “这是一种注重效率的农工业生产性建筑，从技术层面讲，它是由资源和其利用方式定义的……本质上，晾烟房是这样一种产物，他的主人因为对生活中的效率的需要建造了他们，如同他们在菜园耕作，照料他们的牲畜，制作果酱一样。”^[1]

⑤ “是我们当代的敏感赋予了这些构筑物重要性，或许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它们是如此的真实，这种真实在今天可以吸引任何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不再把它们当做简单的功能性构筑物而把它们提高到一种美学范畴，和所有建筑物都必须具备的那种相当。”^[11]

⑥ Heritage, evolution and transmission^[2]。

⑦ 该住宅是托雷西亚斯为路易斯·加西亚·蒙特罗 (Luis García Montero) 和阿尔穆德娜·格兰德斯 (Almudena Grandes) 所设计^[3]。

参考文献

[1] Torrecillas A J, El viaje de vuelta: El encuentro de la contemporaneidad a través de lo vernáculo[D].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2006: 12, 24, 25, 32, 41, 42, 509, 511.
 [2] Torrecillas A J, Collective Experiments: Arquitectos Espanoles 2010 Spanish Architects(II)[J]. El Croquis, 2008, 149: 168, 172-203.
 [3] Torrecillas A J, Antonio Jiménez Torrecillas[J] Márgenes Arquitectura, 2017, Nr. 10: 104.
 [4] Torres Balbás L. La Utilización de los Monumentos Antiguos [M], Sobre Monumentos y Otros Escritos, Madrid: Colegio Oficial de Arquitectos de Madrid, 1996: 51-53.
 [5] Calatrava J. Leopoldo Torres Balbas architectural restoration and the idea of "traditio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pain[J]. Future Anterior, 2007, 4 (2) : 41-51.
 [6] Cuéllar, Henares I.L. 2006. Reconstrucción de la razón y reinención de la modernidad[M]. CARVAJAL M. (ed.) , Manifiesto de la Alhambra, 50 anos después: El monumento y la arquitectura

contemporanea. Granada, Patronato de la Alhambra y Generalife, p. 71-88.

[7] Lejeune J. Built Utopias in the Countryside: The Rural and the Modern in Franco's Spain[D].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9.

[8] Rubió I S M, Capitel A, et al. Contemporary Spanish Architecture: An Eclectic Panorama[M].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86.

[9] Kóródy A N, Vukoszávlyev Z. Built on Modernism: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ontemporary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the Spanish architectural scene[J]. Arqitetura Revista, 2017, 13 (1) : 9-20.

[10] Torrecillas A J, Hernández-Soriano, R, Ruiz, L.M, Rodríguez-Aguilera, A, Tienza, C, Garzón, F, Carvajal, R, Sánchez-López A, Moreno, J. D, Integración de restos arqueológicos Almohades en el metropolitano de Granada. La investigación multidisciplinar para el proyecto y desarrollo de infraestructuras contemporáneas en los centros históricos[J]. Informes de la Construcción, 2014, 66 (535) : e036, doi: http://dx.doi.org/10.3989/ic.13.023.

[11] Kóródy A N, Vukoszávlyev Z. Presen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An Outline for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Spanish Architecture[J]. Periodica Polytechnica-Architecture, 2011, 42 (2) : 27-37. https://doi.org/10.3311/pp.ar.2011-2.04.

[12] Jokilehto J. [R/OL] conference "RESTORATION",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S9tswFZwwk.

[13] Jokilehto J. Questions of authenticity[J]. Conversaciones con..., 2019 (8) : 55-72.

[14] Ley 16/1985, de 25 de junio, del Patrimonio Histórico Español[Z].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29, 20342-20352.

[15] Pérez Tapias J A, Henares Cuéllar I, Almagro A, et al. Mesa redonda. Los procesos de rehabilitación en el legado islámico: El caso de Granada[J]. 2007.

[16] Calatrava J. Gómez Acosta J M, Centro José Guerrero Un Mirador En Una Ciudad De Miradores Proyecto arquitectónico de Antonio Jiménez Torrecillas [M]. Centro José Guerrero-Diputación de Granada, 2020: 36-57

[17] Torrecillas A J, et al. Arquitectura y paisaje contemporáneo en monumentos y contextos históricos[M], Calatrava Escobar J, Arquitectura y cultura contemporánea, Madrid, Abada Editores, 2010: 133-146.

[18] Torrecillas A J, Eladio Dieste, 1943-1996[M]. Consejería de Obras Públicas y Transportes, 1998: 15

[19] de Anda E X. Luis Barragan: clasico del silencio[M]. Escala, 1989.

[20] Francesco dal Co, Mazzariol G. Carlo Scarpa: 1906-1978[M]. Electa, 1984.

[21] Torrecillas A J, et al. La investigación arquitectónica, el proyecto de arquitectura y el acondicionamiento ambiental en el proyecto de adecuación de la planta principal del Palacio de Carlos V de Granada[J]. Informes

de la Construcción, 2007, 59. Jg., Nr. 507, S. 5-19.

[22] Otero Pailos J. Monumentaries: Toward a Theory of the Apergon[J]. E-flux Journal, 2015.

[23] Gibson J J.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classic edition[M]. Psychology press, 2014.

[24] Soriano R H. El palacio revelado: Palacio de Carlos V. La Alhambra (Granada) [J]. Restauración & rehabilitación, 2008 (108) : 26-27.

[25] Torrecillas A J, Pósito en Huéscar, Granada (España) [J]. AV: Monografías, 2009, Nr. 140, S. 42-43.

[26] Torrecillas A J, Puertollano Miguel Ángel Ramos, Abarca Nicolás Torices. Proyecto para la puesta en valor de la torre del homenaje de Huéscar [M]: Arquitectura y Arqueología Medieval, ISBN 84-607-2711-4, 2001: 67-89.

图片来源

图 1、图 2: Flores C, Miradas a la Arquitectura Popular en España, Colección Fotográfica de Carlos Flores, Museo Etnográfico de Castilla y León, 1975.

图 3: 参考文献 [7], CC BY-NC-ND 3.0, Arquitectura 53, May 1963.

图 4: Torres Molina M, El Potal despues de su restauracion, Colección de Fotografías, Archivo del Patronato de la Alhambra y Generalife: http://hdl.handle.net/10514/13754 © El Archivo del Patronato de la Alhambra y Generalife.

图 5: Torres Molina M, El Potal despues de su restauracion, Colección de Fotografías, Archivo del Patronato de la Alhambra y Generalife: http://hdl.handle.net/10514/13755 © El Archivo del Patronato de la Alhambra y Generalife.

图 6、图 8: 参考文献 [1] CC BY-NC-ND 3.0.

图 7: 作者自绘, 底图: https://whc.unesco.org/en/list/314/.

图 9、图 10、图 21、图 22: 参考文献 [2] © El Croquis Editorial.

图 11、图 13、图 14: © Antonio Jiménez Torrecillas Studio.

图 12: © Jorge Asencio.

图 15: Manuel Torres Molina, © Archivo del Patronato de la Alhambra y Generalife.

图 16: 参考文献 [19] CC BY-NC-ND 3.0.

图 17: ©Vicente del Amo, 参考文献 [24] CC BY-NC-ND 3.0.

图 18: Leonardo, Juan Francisco. Mapa del arzobispado de Toledo realizado en tiempos del cardenal Portocarrero con viñetas de vistas de sus principales ciudades y de algunos edificios toledanos, Material Cartográfico, Toledo, Diócesis, Mapas Eclesiásticos, Iglesia Católica, Arzobispado De Toledo, Siglo XVII, 1681.

图 19: Catastro del Marqués de Ensenada (siglo XVIII) .

图 20: 参考文献 [26], S. 76.

图 23、图 24: 参考文献 [9] CC BY-NC 3.0.

图 25: 作者拍摄。

图 26、图 27: © Tectónica.